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三十五

忠義

周蹟山墓誌銘 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
懷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
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其思出其位
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

明文海 卷四十三 一
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
于君之說羣而謂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
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違殃為
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
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于君之說者豈誠其
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自
解脫耳議論不明于世而節義不立于朝其說蓋由此
夫君仕為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
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

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于
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
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
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
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督
德州倉儲後推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近
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冊吟
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于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
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舍慎操術卓然不為君

子矣其應詔一疏與以微忱感悟非為求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死不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圍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于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為後上疏逮罪之日為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任

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于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于余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兄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予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里寔蓋山之麓穿墻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塋矣願有志余不敢辭予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

庶世之求君者不徒俾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予
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
主事公之托矣其何以慰君子地下耶銘曰以為如是
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耶亦所以
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于
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張毅齋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无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其
安而其處之也為不足之言不幸則事及于禍而其言

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
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于難而其
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徇身而識不
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于議而不
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于難而不在
揆議之列則欲先閑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
盡者也若夫死及于議卒蒙其難至于言中而盟踐其
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于世則
人猶將幸之仕于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

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歿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掩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于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姓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

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君出與君出入與入何問為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卒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元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阻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過化逆為順羣執羈絏御銜繫奉車駕還都盡鈴不爽節蓋割無脫者而國勢尊擊曾無障阨戍壘之墮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已出而再議見阻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訕于不省使番臣慶

鄭懷遠諫廢卜之怨且快于君止以寔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守業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于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在之諾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全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雱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人之記者亦不當與同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掄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諾而

一意于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于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于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節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歎慨歎想見其烈而予又有感也予嘗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寔錄載危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掄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党之所宜圖也于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

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弗識也蓋公既沒久而
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塋焉濁墨形魄公既決
棄不復顧懷齒髮鬻齒化為朔陞之驚塵以從飄風其
混于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視氣之
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瞻故鄉而棲舊里附衣冠之
潔莊而常遨遊于鄒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于全歸
而深藏于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蘂萼施石而狐兔穴
室牧豎樵子頑惰不靈將有箕踞呌跳于其上而睨草
木以為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齒光寧獨其家孫

子之憾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于其阡庶其免夫
予謂公之視氣既常棲遊于茲阡土魁木夔犹知呵庇
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于罔阨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
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
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遼
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遊客有講古尚友之
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怒焉過之而
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于時移事改此石
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

士或得之于蒙蒼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于人間雖
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誼說播為奇聞異蹟卒可以
補其遺而終以不沒于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
于是為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投鄴西君使歸刻為而
表于其墓

王東華墓誌銘 羅洪先

天其有意斯世乎必生任事之人維持而倡作之生平
所期率汲于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幸而學為斯聖賢
其歸也不然意氣激發尤當雄偉豪傑振越一世而天

下治亂恒必賴之吾嘗持以定士品而莫有信其然者
往年嘗晤東華王子素御醫所當是時王子為進士年
纔弱冠色潔白若冰雪竟日不一接語後十四年王子
棄廣東兵備僉事東歸過余慨相許為語在兵科時募
兵山東曲折與兵備嶺南諸事甚悉其後教以書
問又三年為丙辰倭擾海上漸入溫官府熟視不知計
王子主族議練鄉兵待之其年十月倭渡南溪入蒲州
殲之于上金斬首十有六擒十四人拔其脇擄八十人
還之鄉明年復殲于梅頭斬七首自是倭畏永嘉場不

敢犯永家場王子之所居也戊午四月六日倭至梅頭王子伯祖散官沛死之王子憤曰所不能戮力復沛讎者有如此海次日斬二首擒七人而他首數千方圍樂清十四日王子納其家郡城十九日兵陷袁君祖庚來告急遂移袁寧村以便策應其日叅將張鈇來附是時倭圍郡甚急袁請援以張並進王子許之凌晨簡輕銳從間道往日昃起伏金輿遂遇害當變作時手執射殺數人張兵相視甚途無一救者倭以鄉兵少之不知為王子也提督胡公宗憲上死事于朝詔贈太僕寺少卿

立祠郡城廕子世襲百戶已而當道聞狀為之黜袁罪張以伸王子則何及矣嗚呼當王子為兵科為兵憲以兵死職也今死温何哉夫金不彈雀尸不代庖此易知也出門反顧誰則無情且儒者之論多主委任權力而敵愾弭亂率諉武人即任職者犹且以此藉口彼肯營其不及乎士大夫居鄉養驕情臨事則高拱緩頰譙責不至議者方以持重歸之王子計不出此而所汲汲乃在吾身是非利害之外嗚呼王子其有大不容已者乎或言王子有母在郡危則母危王子殆死母

也嗚呼是或然矣使無母其遂已乎王子其有大不容
已者乎王子既殯西塋其子如圭自為狀走使不遠數
 千里索予為銘且曰先君靡日不言先生幸卒於之余
 持書泣曰余後死矣忍不為銘按狀王子名德字汝修
 少英異有大志舉丁酉鄉試戊戌第進士庚子授東昌
 推官善治獄巡撫曾公銑狀其人已而見總弱寇乃更
 改容嘗署高唐民病汲開北門使之鑿土得石、文有
 曰北門開王德未人語為神辛丑臨清外城成以督工
 陞俸一級六月丁父憂丁未會大名會河南盜掠湖廣

貢金衆疑在滑且指四人姓名為證有詔逮捕王子聞
 之自府趨滑驗狀無寔執弗與河南將上奏未幾得真
 盜京師遂釋滑四人滑立生祠祀焉自登第至是十年
 不遷不知榮進比滿考會選臺諫乃與沈君東堅不赴
 考為當道所廉授戶科給事中二旬上疏言時政所忌
 上不加罪旋主光祿罷無名費才三月省四萬餘金庚
 戌北虜入寇條陳十餘事首議開北門納奔民平通太
 二倉米價活諸餓者夜半遣中官至家傳旨允之無何
 募兵山東軍資乏懼不足教則假便調簡民兵直以償

之易其名曰義勇兵始大集是時詔下特舉才望格于議出為廣東按察僉事兵備嶺南至則以身率海兵鵬勦村堡動至數百十人飲食兵器呼吸立具壘寨惴莫測次第就降會英德民兵盜庫金為海兵所獲知縣吳希曾畏罪反坐海兵爭之不得遂引疾棄官不悅者劾其擅違竟罷職異時王子所語募兵與兵備即此兩事此兩事在王子尤不甚奇其居官廉慎過于處子執古喪禮不眩時俗在諫垣歲餘凡四十疏詞極剛懇雖至忤人而其人喜怒又足以張禍福曾不委曲少徇其

意生平所期惟知進則澤被天下退則福及一鄉以必不自此心為主蓋有人視以為無益而已在所必為人或以為可緩而已不容以朝夕者惟其氣極憤烈而和易藹然出于天性赤色厲聲未嘗或及僮僕嗚乎是果可以死乎王子自五代世居英橋宋有諱惠者以長厚望于鄉高祖毓曾祖珽祖錫父浥號橘泉以王子貴贈文林郎直隸大名府推官母林氏封太孺人娶卽氏封孺人子二長如圭府學生次汝璧襲百戶女四長適禮部儒士張鳴球次許項光祖二尚幼王子生正德丁丑

明文海
卷之四十三
閏十二月十二日午時卒嘉靖戊午四月二十日申時
年終四十二銘曰孰不親愛而殺其身徵之聖人聖人
曰成仁孰不愛已而輕其死告之天子天子曰勤事情
之所激嘗恐罔生謂非天與其成則既見之躬行事之
可為尚不止此惟其心有不已夫是之謂志士

何孟循墓誌銘 羅洪先

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以諫死議者以為
于事無益徒累聖德非人臣所宜或謂死者多緣意氣
鼓動遭觸不幸寔非得已自兩說出縉紳競慕持重以

脫禍人亦莫或非之於乎若何孟循之死彼又何說哉
彬方導上南巡禱祀名山取道魯衛淮徐江漢中土騷
沸而是時寧濠方謀以待子入朝倚彬內應比詔下彬
幸得便窺伺乃為危言撼衆惧其中沮衆亦相視搖手
戒莫敢出何語甚則以諛言媚彬氣益盛兵部郎中
黃鞏翰林修撰舒芬疏入諸曹稍踵之武皇帝怒罪
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勸衆孟循業已隨衆
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乱辭極愷切且曰萬一宗藩藉
口逢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盍直指濠不諱

也彬畏事世不以進御孟循性復謹默恥於代人亦未
有知者至是慮衆為彬所脇又以鞏罪巨測復與同官
林大輅蔣山卿乞自令羅巡幸勿為左右奸佞蒙蔽鞏
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
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益惧則更四出机穽既下
孟循等于獄陰使衛卒多方拷之復嗾其党指劾言者
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堂毋
得效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杖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羅
遣彬自請視杖者素視賄為重輕至是密受彬意而

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而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
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德己卯四月十
九日也卽舍獨僮僕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安覺之前持
哭曰主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且今又垂空囊
耶孟循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罪此
子令弗廢學足矣草疏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
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一子世守方九歲孟循生
成化丙午二月十五日年止三十四孟循既卒南巡議
亦竟寢嗚呼若是者果不幸遭觸耶果無益于事否耶

孟猶自幼無他好垢衣糲食不見顏色性故寡合不能與富人遊父嘗令學賈心厭之願去賈為儒或言祿命不利則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舉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聞其名延為子弟師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賈人以進丙子始拜工部營膳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暱奸胥踵弊承訛歲增羨以自潤甚則笑及尋文商人苦榷過于虓虎孟循更置一切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下令商自百金減羨三之

一風水敗貨弗筭以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羨者手寔數自摯之藏却帑數日會所入數以等減教其或越貨欺令及私謁者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為榷令比去榷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特賻而後棺也嗚呼人莫重于愛生所資以奉生者勢與利也非位不足以據勢而利之所在尤貨賄而後通二者不可驟至而身之不存又莫得以享其成夫然後生死旦暮之際不得不繫于情矣公于臺諫司榷若此是其處世真若飄風浮埃相、然無所仰藉故進可以遂志退可以逸躬此其

素定有不俟決裂于臨變者而豈計其得已否耶人言南巡之諫惟戶曹不與工曹三人外他皆聯署以進有避而不署、而不往、而復規避者問之曰吾親老也不然則曰未有後也於乎即使無二患矣自願奉生之資有不盡享其能決裂于臨變乎即有不幸遭觸與孟循等幸使不死其竟無優劣矣乎此可以論孟循也孟循名遵其先吳江人洪武初以閭左徙江寧高祖文廣曾祖澄祖瑄通星占厯教學天順間徵補天文生今通籍欽天監以季子鉞貴贈監察御史父鐸母王氏孟循

被杖時鐸與家人墓祭歸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死矣夫已而果然其素信于父母蓋如此孟循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江寧德安鄉梅山村之原又三年辛巳今上即位褒先朝死事臣誥贈孟循奉議大夫尚寶司御封鐸如其官母與妻狄皆宜人遣官諭祭其家錄世守為國子生又十六年丁酉應天府請于禮部起祠祀之而世守自刑部主事擢判臨江府為政有聲三女適嚴時泰金旦徐某皆士人世守二子應謙應豫又已漸長昔之

逃死者祗：焉爾于是人始以孟猶之死為榮然不自知其見困于奉生則又安知死之榮辱與榮辱之所為辨也臨江使人言曰昔世守幼不能共大事致墓石有關典幸有以惠之余嘗忿議者之言不達于死者之心也因志墓備書之於乎聞者其毋以予言為無益也乎銘曰謂死為足重耶人之死不亦如公謂死為不足重耶非公死不可以風有慕公者求其所以其榮與否在其後世

陝西富平縣知縣定五王公墓誌銘

張同德

萬曆癸卯七月十六日丑時富平令定五王公卒于詔獄再逾月喪歸于汴從子職方氏捐俸卜葬于卒之明年三月十日則為公狀抉而過張子請誌若銘張子覽狀悲曰余于富平公之卒也匪直為志士惘寔深為世道悲世道污隆關乎士氣今之士氣何如也自言利之臣得信其說中使林山樵市擁傳四出使者四出而百姓無寧業百姓無寧業而監司以及郡邑長吏多不得其職于是賔者蒙死守官以殉百姓出其身而犯不測駢首就獄前後相望士氣摧折無復振矣悲夫悲夫定

五公者吾鄉所稱賢豪負意氣者也諱正志字淑明父
諱中達隆慶戊辰進士為黃縣令祖諱瑋嘉靖癸未進
士為名御史終官按察司副使世以清節著聞定五公
舉萬曆戊戌進士初仕為陝西富平令公治富平要在
抑豪右撫善良不能為人類中邑中權貴及大猾莫不
心懼強項令不敢犯其孤弱則恃公衽席之不至陷于
流亡是時中使奉命監礦稅者徧郡國天下騷然閩中
為虐尤甚富平部中羣聚亡賴及富人怨家多奉中使
翼奸而修睚眦豪奪民財以為利迫脇吏民榜笞藝刺

體無完膚多至死者指富家某墓田某舍有礦金動即
發屋椎埋以相煽嚇元氣重賂乃舍去百姓象息重足
朝夕不能自保公盡捕部民從中使為姦者收治之姦
民亦陰持縣事以求中公、持之益急中使怒望公愈
深公奮袂曰縣令受命天子拊循百姓今吾百姓為奴
儕所魚肉安用令為令在必不忍使百姓坐困今日之
事令當其咎吾豈為一身惜而致天子失百姓心乃疏
列中使大罪三大端指其貪利虐下違法欺君利歸羣
小怨歸朝廷當明正其罪以慰人心疏上中使心悸乃

誣訐公阻撓礦稅公遂得罪有旨遣緹騎械獄公：聞命怡然曰吾為百姓請命天子其濟百姓之福也得徵君之惠以布之下臣何敢言功不濟百姓之辜也余奉職以死亦且有辭以謝天下復何憾旨下之日兩臺監司及兩中使具在督撫謂緹騎曰械具姑少緩俟入都傳之公不可曰天威咫尺不違敢不伏辜且指兩中使罵曰奴儕虛辭杜上殘虐善類吾固不愛一死異日天心開悟奴儕無遺類矣抗首舉械具擊中使兩中使氣折而出既至都下榜之數十繫北司獄公日取羣書

誦讀不輟左箴右銘遍于壁戶所著有定性諸說居二年竟以疾卒初公之赴獄也夢黃縣公招之去令不肯曰姑待之卒之兩月前夢遊一神祠攝其魂覺而精爽遂散復就請往索之乃蘇中脩王某亦以事繫南司獄與公素未通姓名忽公以手劄通問王持之大痛五日後與公相繼卒公初病即與同繫者訣翌日竟不起豈其正直之氣沒為明神：固啓之耶公賦性孤介好為振厲之行少時早起適塾師見遺錢于途不顧而去既舉孝廉家貧甚公事一亡所干謁郡守蘄州劉公知公

貧適有豪家坐法劉公欲寬之則令持重貨為公壽而
私有請為公遜謝卒不受也却使者及藩臬郡邑大夫
莫不重公人有過輒面折亡所失容人皆憚公或稍引
避公益喜自負以嚴見憚讀書至忠臣烈士即忼慨泣
下心私鄉往之卒以是及禍距生嘉靖庚申十月二十
四日卯時得年僅四十四娶楊氏無子從子惟吉為之
嗣嗟乎自古宦寺之禍至為慘酷陳蕃竇武躬搃大政
典禁兵卒不能驅除而及于難況其下者乎其罹禍曷
可勝道哉或謂明哲保身當與時為推移然志士發憤

誠何所不勉夫中使虐焰方張當事者或選與而不敢
撻公豈不知言出禍隨顧露章發姦身當其怒雖其激
昂峭直未必盡軌于中行然大節凜凜甘隕其軀以烈
其名可不謂賢哉使公之說得行則天下曠銳之使不
敢肆其暴而困敝之民亦得少息肩乃幽繫園土愠歔
以死世莫不憤公之冤而悲其志乃其論疏具在讀之
勃有生氣公也其不沒矣銘曰寧剛而折寧隅而缺
矯富平抗志砥節百年等死繼若鴻毛死而蹈義觀
彼山高烈操清風世德作配光于士林無忝厥位微軀

易捐榮名是宝赫奕千秋以當壽考玄壤封之職方氏
營之諫大夫銘之公實寧之後有作者於繹思

徐太史行狀陳子龍

冢宰徐公者諱石麒字實摩浙之嘉善人其族人有別
居于南畿之青浦里者公就試為補其邑弟子員故又
為青浦人其世系具家乘不具祖曰畫泉公某考曰心
虞公某皆有隱德以公貴累贈至太子太保心虞公生
三子公其仲也公少穎異心虞公愛之自授以經八歲
能通大義九歲能屬文及稍長舉子業已傾其曹而公

性倜儻羸秀多能願沉冥天文樂律兵陣之書靡所不
洞曉家日貧而嘯傲自若慨然有弘濟之志于科目泊
如也至贈太保公沒服除為諸生年三十餘矣居久之
舉戊午應天鄉試舉之者忠端黃白安先生明年試禮
部罷歸而同年生某歿于途公為製朋友之服經紀其
喪甚至公復以女妻其遺孤同郡異之又三年壬戌成
進士授工部營膳司主事司節慎庫國家水衡錢慮無
不與中貴人相綴連前後寃庫者或與交通共乾沒為
國漏卮而是時逆奄竊初用事勢張甚厲視諸曹即願

方欲得政與南司爭時、察郎署中賢才有聲者以禮下之苟當意即得美遷以示恩示重其所以羅致公者至再公方嚴自處不少顧奄始不悅當是時光考陵園未竣而奄方興三殿之役欲自以為功督責甚急帑藏不繼公累疏陳便宜期于省浮費蘇積困奄既格不行而後削無已每謂公必以令甲折之故事每歲給內員靴料至費縣官不貲蠹至鉅萬是奄賢欲以惜薪金錢借支已得請于上而公猶固持之遂大忤奄意大獄起楊左諸君子相繼瘦死坐贓累千公之師黃忠端亦在

繫時支蔓勾連道路以目無不引避幸免而公獨首約同里為魏忠節公償所坐黃先生所受誣差少公獨為稱貸上輸異出之若盧較事者以報奄、深御之益思所以中公而會戚畹王昇等矯頌賜塋塋金公疏發之下詔獄奄即屬昇子國興造浮辭誣公異反噬詔并訊公條列父昇子罪狀甚著白奄不能絀得事解然犹罷公官以歸人尚為公危惧公曰我惟守正俟命耳何畏隨以太夫人喪廬居得免復命及先帝御極誅大憝召用獨去國者公與焉凡是時賜環起者無不立躋華要

而公恬淡不競久之始補南祠部中無何改吏部文選
即滿三載會乙亥當察京朝先帝知公廉正諭廷臣云
由都去輦轂遠聲聞易混欲繩違舉過澄清流品不得
端直之士主之已而特旨改公為考功郎主計典蓋異
數也公感上知遇益自勵精別淑慝不徇親故一二有
大援及負聲望者皆屏黜不少顧時南冢宰為建德鄭
公大賢素重公可否無異故益得發舒而是歲南計為
從來所未有既而被斥者知其至公亦不能怨也舊例
考功計事竣即擢京卿以叙勞時烏程當國惡公斥其

私人託他故特勿予久之始升高寶卿尋轉應天府丞
攝尹事尹事最劇而任者每自謂位列九卿不甚親細
務如有司往委事叅佐公探摘鈎較不少懈使十餘
吏抱牘左右決之無不精暢民翕然稱焉惟恐公不得
真尹者京兆試士例丞主之南都士習囂公日率而糾
虔訓誘之進其秀彥與之揖讓一二敗類者屏之郊遂
會賓與公所取士異等十五人多得雋者一時以為盛
事云公攝尹半載所興革利害不可悉數尤傳其振驛
因一事天下郵傳多凋敝而江東尤要衝輜軒往來既

不絕而諸臺使者吏卒輶傳徵發絡繹即無不虎冠豹
聲奉符持牒斥叱驛吏如輿臺每班馬而釋之索重賄
始去少不當意則箠擊之或斃道路故馬戶之役最苦
馬戶者非素封之民則高貨商有司所稽報者也其人
既不閑牧圉而畏見吏勢必頽更無籍者代之此革衣
食其中往與吏表裏而啗唱其主費無限故一麗此
役無不破產南都空虛民皆無滿教萬者職此故也公
議以額設之糧官為募人牧馬供用可悉罷僉報遂列
十二條或移御史臺或上請著為令又蠲尹所設紅舡

座價九百餘金以厚其糈復以二百金協濟江淮駟俾
接應疾置抵駟下于是歷世重困之民咸慶更生而傳
車亦無由滯之患矣戊寅春大司寇鄭公持法平以鑄
局屯荳二事讞決失上意下于理鄭公海內耆德而上
方震怒不測百寮趨趨無敢言者公適入賀元會因極
言主上嚴行峻法上下不交漸成釜鬲故上天應之以
災三日不雨大可省懼且清節大臣以執法頌繫上累
聖德疏上人咸為公危之時宰揣摩上旨擬用重典以
懲言者越三日上御門畢忽召羣臣申飭大要以非不

知司寇清而清固人臣分內事安可自恃析律執法今
念其老姑釋之因戒諭羣工教百言皆上所口占越二
日傳宣中外惟頌蓋國家典故鮮有于御門之宣日諭
者即上所建治大臣未有六日即釋去者天下咸仰先
帝之明而嘆公格君之深也公自元年由廢籍起歷官
在南十二年至是始召入拜左通政轉光祿卿上銳意
于治力崇節儉至有終身布疏之喻而食監供具積習
久概多浮汰中貴人每黜之謂帝王家事大烏用書生
屑、較籌為公弗顧也隆奏諸冗食可罷者罷之可省

者省之以成君德寬國用上志嘉納為普通政使先是
上雅尚綜核兼採聽聞布衣上書之路游光友會之徒
馳騁闕下叩銀臺門或獻策求用或有所告攻訐往
得受其說倒置無等主者過之則尊番反唇至挾持語
不可忍公計此輩非可以勢格也日進其諛說者就其
封章句駁而字比之柳之以理繩之以法使窮于辨而
悔生焉蓋洵、而來俛首而去者十有七八矣其必不
可曉諭者則移之各臺使自為理不輕以上聞也故自
公作納言而告訐之風少息上亦不以此病公無何遷

少司寇攝御史臺署部時貫索恒滿公日夜閱積牘凡三月而出滯獄萬餘得活者無筭至有以款陳新甲事誤國者其人雖在禁自負得上心多與按公立傳爰書遂至棄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蓋自陽羨再當國頗能推廣上意進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其人儻曷好諛其于君子陽浮慕之而人小以非道進者不能拒也以故天下日益亂而君子亦不能久于其位自公為納言少司寇言相君時致款洽示接引公落、若弗知也者而會上欲廣輔弼召九卿以下面對公獨辭以疾于是上有

所爰立有所嚴謹而天下咸以公淡于榮進相君亦稍稍公薄之矣及公正位與鳩未幾而有熊姜二給諫之事當是時方以邊警大嚴上甚憤怒而外庭浮薄之徒有江南北分党之徒論上微知之因出中旨諭羣下毋結黨而姜君採上言党非盛世所宜有不知陛下何所見而有所諭恐格奸人窺伺端上震怒而熊君開元新從謫籍來極論時政微及元輔則上意已移而難大臣并予杖下獄御史大夫劉公中丞金公咸以廷諍譴去公復繼之大要以國事至此奈何以喜怒塞言者路上弗

聽公竟以此去國然臺省文章以為老成不宜去上亦時念公語諸大臣有提督本省之議未定而西寇益急公且夕遣幸宦偵探至廢寢興已知漸逼畿甸痛哭竟夜質明遂為文檄同志起義兵恚吳越之甲北首赴難題曰當哭文多不載不十日而鼎湖之問至矣公一慟垂絕粒者數日已而日徒死無益當圖報仇然後見先帝于地下耳遂定繼嗣嫁二女恚遣姪媵厲必往之氣枕戈投袂履及于室皇見者雖懦夫無不感動未旬日而弘光帝監國尋即位起公為右都御史旋

晉冢宰是時南都草創天子恭默中貴人勲戚外鎮互相附麗政柄不一請託公行公單車就道幹僕不過三人至即居公署中門無私謁巍然獨行其意諸司所呈無巨細必親自裁決或批駁再四務當乃止因條上七事一曰定官制以肅體統二曰慎破格以養名世三曰行久任以臻寔效四曰慎名器以端士習五曰嚴起廢以維國法六曰明保舉以儲真才七曰交堂簾以銷朋黨又以年例之設所以佐計典之窮自更例轉為優升而優劣莫辨勸懲兩疑矣事雖報可而中所陳多忤權

貴意及會推諸大寮惟核才品不徇方隅執政者益不
憚啓事多格不行用人或以中旨不由部推而一二思
躡要津者以公不滿其意斷之如也推登極恩進階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然公志已決一日朝罷有一中貴忽
于衆中揖公曰公非大家宰徐公耶曰然曰某有門生
某令者才而賢可任公屬吏公有意乎某居中能為公
地也公愕然拒之退而自念雖先朝闈寺極橫時亦無
公荐人于朝堂者網紀墮壞盡矣因上疏糾論由中不
報已而推臺者年例當坐為藩臬者其人竟由用因上

疏排公：遂謝病以歸在銓堂三月耳舟次京口見北
事日迫復馳奏以前使不可恃宜再遣忠義大臣通和
好約討賊而內修江淮守禦其愧不忘君國如此蓋
自公歸而裨政益甚宵人行朝國事遂無望矣明年五
月大兵渡江車駕倉卒西幸公得報痛哭走白木郡守
土吏計所以效死者乃三吳百城望風納印獻圖籍官
吏非降即竄矣目勒抵境移書于公欲以高位公答書
甚峻且曰某素淹弱不能匡舉本朝豈能界益時主惟
有節義素所自矢不敢後人耳自此走村墅不復見人

然犹持蠟告四方同志思後圖會各郡義兵起公慨然曰我故居城中向以上下主納款計無復之故遂鄉曲今既城守雖不足恃安可不入以為民望惟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耳時敵兵以逼城公乘間而入民見公衆志始定公晨夕立睥睨間勞苦諸子弟治守具而初起事者自相携貳至仇殺治兵益懈內無解圍之固外無虜子之援遂至不守公聞城陷北向譙陵闕拜家廟自經于廳事之北楹隣父老排扉入救蘇而譙遣之紹之曰若芋姑去我亦行耳卒闔戶以殉時閏六月二十六

日也從死之僕二人曰祖敏李陸敏少相隨典書記通道理其感情尤先云公忠誠正慤造化不二齊家以禮故餘風所漸雖在僕御咸知大義焉時毳幕遍郊百里無人跡公嗣子爾毅間閔百計凡二十餘日始得入城負公屍置櫬槨中以出方當溽暑顏色如生鬚髯戟張凜然生氣忠義之士史冊所載蓋豈誣哉公清高絕俗其淡泊自處天性然也厯宦南都凡監鼓未醞多取給于家轉而比也去家益遠則益自節儉凡官曹所餘長物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公必襍被登車豪無膏潤自

自繕部節省金錢數千用助殿工又恥居其名而餘後
來者以尚璽攝太常餘帑千餘金攝京兆也羨盈萬金
皆貯公藏勲卿典大官物例有所謂呈樣者公嚴絕之
少司寇時即官以差還者知公清嚴絕饋遺第以一二
方物託客以進公固辭客固請之公曰寧自為好官而
俟餉人者乎卒却之為尚璽也當歲除驅役向舊銓署
中取一竿供爆燭之用公訊所從來即立斥其人不復
用其守嚴防密如此類也故通籍二十餘載歷清顯至
統均而田園不滿數頃書史數千卷而已公樂易愛人

溫霽瞻于持論與人言媿、移日不倦凡事糾煩難決
者每以片言解令人爽然自失客至無論貴賤皆和顏
接之毫髮之善靡不稱道下吏寒士才行可錄而厄于
無援者苟可引不遺餘力終不告人、亦有終身不知
者故人皆以公為長者及與議政事或干以私又毅然
不可犯也公既以傾身下士而士之真偽優劣恒一見
決之無不衡當雖交滿天下然生平同德稱蘭石者莫
過于御史大夫劉公宗周大中丞祁公彪佳左納言侯
公峒曾考功郎夏公允彝令諸公皆與公相繼殉難即

公之取女可知也己予嘗私謂冢宰之德清嚴廣大俱不可偏廢而尤以規諫為本即前輩多賢如徐公者鮮矣及公登用而事已不可為國運方頽善人無祿豈不信哉公性純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祿養因自號虞求以志永思甲申有司採贈公隱德崇祀學官公老矣為文以祭淚淫漬紙間犹孺子慕也事太夫人色養備至母族有以產來售者強買之既貴召其人各還之曰俾毋忘太夫人之德公兄弟三人素愛惟伯兄一子視為己生弟有女毀產嫁之常邀名師相祖墓云法仲不宜

子當遣公謂李虞存曰我與若皆無子惟伯兄一子當遷與否侯伯兄主之遂卒不果此公達命恭友之一端也公博學強識條貫經史七畧九流類能洞徹尤長于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文章古雅馴茂出入東京三國間章奏警健而婉懇至而辨故雖直言正辭每能回人主之意尺牘雋永可誦餘文斐然稱作者旁遼二代之書亦為人道也公生于萬厯戊寅没于弘光乙酉壽六十有八娶顧氏繼室馮氏皆有婦德俱贈一品夫人顧夫人生二子馮夫人生一子皆不育立族子爾穀柱臣為

嗣事具公立後說嗟乎子龍安忍以狀公哉子龍少而辱知于公資拔獎致邁于等倫癸未之冬公以大司寇家居余役于木郡見世事傾蕩相與咨嗟公曰足下方壯當勉立事功我老矣若事不可為惟辦一死耳及公居家司備員言路事無巨細罔勿諏詢時邪說充塞志不得行予先為拂衣計公曰子既勇退我老人安可施施于六卿之上以自致狼跋哉行且休矣予歸一月而公亦去國三吳淪覆予行遯于野公三遣使貽書以敵人深入重地天時尚暑溝塍汙穢非戎馬之利奮其耜耨可當干楯子其勉之不踰月而公殉難矣嗟乎子龍既不能補公之志又不能從公以死其何以狀公哉第以生平知己無踰公者而海內故老遺臣漸以凋喪子龍雖生晚幸稍習公今亦且暮且死誠不忍無所紀述以沒公懿行故忘其無文不辭爾藪之請而編次其畧以俟立言君子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百九十三
 忠義
 黃宗義 編輯
 忠義
 黃宗義 編輯

錢牧之先生集卷之六

卷之六

忠義

黃忠端公神道碑銘 文震孟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
 社稷三者未有甚于此則朋黨與奄宦合而為一也振
 瑾之時小人附之者就視為旁門曲徑惟恐人知而兩
 奄祇惡其害已者亦未嘗概仇正人聞之為正人則慕

明人附之者
 視為旁門曲
 往惟恐人知
 而兩奄祇惡其
 害已者亦未
 嘗概仇正人
 聞之為正人
 則慕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輯

墓文三十六

忠義

黃忠端公神道碑銘 文震孟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
 社稷三者未有甚于此則朋黨與奄宦合而為一也振
 瑾之時小人附之者視為旁門曲往惟恐人知而兩
 奄祇惡其害已者亦未嘗概仇正人聞之為正人則慕

其名而願下之振之于薛文清陳澹然瑾之于蔡介夫
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時小人附之者視為康
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為正人者為小人所惡即為逆賢
所仇不必其積怨逢怒于已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眾
小人之仇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
庭之朋黨無與于奄宦一勝一負即君子常負小人常
勝亦不過如皇祖之末年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于朋
黨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亦不過如振瑾之凶德而止嗚
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為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宦

以報復者則君子激之、過也其時白安黃公憂深慮
遠弥縫于机失謀乖之際蓋每事必盡其忠告無奈諸
君子喬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是其言而不
能降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盡吾反覆公先机之
智始喟然委之運教耳自東林為物望所歸清議出焉
兼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崑宣附孟之與正
人為難者也天啓癸甲間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
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每好奇計會逆賢挾客氏
內收宮中之權犹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廷以為羽

翼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使君子無內爭之隙廉取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窈比薰腐白甘涕唾乃內爭迸集于數月之間奄禍党禍始相湏為烈矣阮大鍼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鍼上疏終養借一去以廢難公移書大鍼勉之和衆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逞于一激者也太宰調鄒新昌于考功不由咨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

而爭之公為調人于江右高邑之間異表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禍遂不可遏給事傅櫬結逆賢養傳應星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阮章合謀傳櫬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下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嘗欲知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鎮撫喬計畫不得竟其獄亡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草具公曰諫官章入或聽或不聽可姑置之公大

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副院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副院嘿然而卒上之逆賢于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公勸副院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不安事愈決裂矣副院曰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君子可顧不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令李仲達過公再決去留公謂李公曰去留當決諸已姑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言進乎

南梁魏廣微者緣逆隋得相其父允貞故以風行有名于東林由是未敢顯皆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發露之公曰不可昔劉瑾之禍成于焦芳二魏之交過于劉焦使其無反顧之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內魏某擊外魏無論濟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奈何以國家之事徇兄名節乎嘉善不以為然疏上而廣微倖疾視取朝籍甲乙於姓名之上甚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党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視此可舉網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冢宰吏垣

不聽公曰新昌入銓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違鄉人之好
 抵戲投陳難將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承二魏
 旨言應祥于吏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內批着議而東林
 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逐從此小人競進呼嵩勸進立
 祠裂土妖母奄兒榮于回路塞庫楹車填茲後及此皆
 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皆在此數月間從
 公曲突徒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然公于二十四罪未
 上之先疏言阿宝保重于趙媯集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
 慘于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已為客魏所恨及楊公

劾奄公又言小人為惡往、畏人言畏主知則尚有顧
 忌及其已知之已言之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為仇維
 將以皇上為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克即干戈取之
 亦難為力矣萬即中杖死公又痛諫廷杖非制王振劄
 瑾為之一二奸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
 子之綱目者書曰天啓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郎中萬
 燝上疏劾奄宦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為皇上之
 累哉公三疏逆賢妖媯皆激烈或請與和平之說異公
 曰某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

之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
安黃氏其先婺人有仕為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年金
人陷慶元守臣劉宏道遁通判死之子萬河避亂徙居
餘姚之黃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泰定甲子進士授
餘姚州判從學于吳草廬為高第弟子入國朝均保
為北平御史墀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遜國之難又
歎世壘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道旁壘生諒生稔
生大授贈太僕寺卿大綬生日中封太僕寺卿公之考
也世廬氏封太淑人公學不專章句肆力于詞賦不名

一家舉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
之所號為宣亮者也居鄉頗橫公繩其紀綱不許于吏
法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殺人公按之如始至勿委後
來入為山東道御史請召用鄒南阜馮從吾劉念臺諸
賢以惜老成請召對以勤聖學而尤注意于邊事凡公
所陳皆安攘大計不欲以末務小言取悅清時也臺省
會東閣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
敢發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
若等何為者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

辟易而去公精典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
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党禍將興宋嘉宗得璽
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待璽君子貶黜無虛日今天人之
數何相合哉乃上言有弘治中令甲不當襲表宋事五
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聚室
占主营建殆有三殿之工即已昏如公議巡視茶馬出
城曹欽程論之削籍奄人李寔又劾公家居講學被逮
使者至吳為百姓箠死公聞之間道投獄縣令祁逢吉
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

大

五

五

五

五

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視海內男子也山陰劉公
念臺追送之見面涕泣不已公祇以無濟國是抱愧而
已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古今再見公至獄與
李公仲達周公慶州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抗慨怒
罵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
我于比豈減黃霸之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
掠李公困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後就拷許顯純詰之
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為之改容
公致命之事祇不能詳有商人童德維出獄語公之子

宗義曰被害之日公與李公隔壁而處公索酒痛飲遂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于帝所再起攝衣北向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後就死蓋天啓六年閏六月朔日也明年今上即位魏忠賢以謀反伏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墓立祠捕曹欽程李寔抵死已上辨李寔原疏墨在殊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寫之者于是以李永貞代李寔減李寔戌之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人長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彞宗禎丙子二月宗義遇余將以是年冬十

二月莖公化安山諸銘懸棺之石往余庚午識宗義于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殊卷讀之余惜有司不能知之後當以古文名世今宗義及宗炎宗會已皆有文譽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于諸君子也銘曰常侍虎銅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党人盛于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熹宗之初厝火伏殃內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於維黃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啓內爭化奸為良奈何君子視聽茫、盲風惡浪敵起餘腥

抱薪救火佐閹逢僮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于
莽有光百兩君子寄命銀鑄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
智免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
章千秋萬世下馬徬徨

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丘左公行狀

倪元璐

當天啓之世之稱楊左猶漢曰李杜也楊公左公相倚
為義亦若鸚鵡蛋駢虛然矣光皇帝弥留選侍李希封后
不得及帝升遐愬皇帝即位既六日而選侍猶岨負乾

清乾清者上及后所居宮選侍以上幼冲欲矯遺命正
位垂簾毋天下廷臣皆憂之于時楊公為給事中左公
為御史相與謀曰苟以驪姬良娣而攬雉盟之權禍豈
豈止于歸胙宝鞍人彘房州而已乎于是左公先上疏
力請移宮大畧云內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皇上
御天皇后配天乃得居之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母
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致哀几筵顛倒垂
舛不可之大者也疏上楊公繼之于是有旨移選侍仁
壽宮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當此之時以前光皇帝登

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充庭盈位銓揆佐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總憲相繼則鄒公元標孫公瑋高公攀龍總垣則魏公大中總道正協則袁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公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清誓言不濟小人挾異議者大惧乃日環謁者監之庭而請焉于是魏璫忠賢怙寵用事而御史崔呈秀憾高公攀龍給事中郭鞏憾周公宗建內閣魏廣微憾魏公大中羣憾倚連摩厲頃刻其時楊公左公並為御史中丞兩公又相與謀今京貫連串指鹿日甚天下事不可言于是楊公

先上疏列忠賢二十四罪左氏繼之草三十二斬疏未上而謀洩于是小人為忠賢謀矯旨斥楊公左公並為編氓既以逐二公為端于是謹正人無虛日其既盡小人又為忠賢謀置獄如宋同文別立私人為緹帥長四出捕騎首逮楊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時左公居桐詔使至公如遇其素期者容詞閒緩而桐數萬人哭且譟聲言必格殺使者公急呼諭之乃止數萬人又人出辦香禱于其里之神祠又數百人密齎糧欲從公伏闕者至河公始知辭之不得至欲自引數百人乃大慟而返

其時道路為沸聞楊公之出應山也亦然小人乃益忌且惧又為忠賢謀无急救而公左公至詔獄坐妄議移官為首奉吏又詰何以受遼撫及屯吏金公愕不得對既而笑曰誠然獄上飛賊二萬厲刑比追勅五日一具奏既拷掠垂盡乃書絕命詞看茗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柱等曰辱極汚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光輝然公既死而外大吏承旨徵贓愈厲公家貧盡籍田廬二十不得一併及昆李宗戚三族十族之財俱為公盡子姓繫獄者

數十人于是太夫人與其伯兄相繼死弟孝廉不敢赴春官危者救矣封大夫且死而蘇卒病痿得禍之酷古未有也而其時楊公同日暴屍廣衢吏籍其家不遺一椽太夫人七十餘至寄居城櫓其明年今天子御籙陞璫及其党誅竄有差詔褒遺忠贈左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謚祠恩數與楊公等云史元略曰璫亂戕士至漢建寧明天啓而極然自其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賢者亦安得比于曹節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將為叛以叛為名掩而殺之

其正也今之為詞則以三案三案者注誠震器雪痛鼎湖即如此何宜可罪夫家駭而索賊親死而咎匠者其情也今日賊不可索匠不可咎是為有罪猶曰是常嚴治其家而孝于其親為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讀書也且夫小人既以異議承訕其勢不得不報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誣小人遠之而已而今之小人所為報東門之役者至于掩捕拏戮不已毒乎掩捕拏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子則亦有幸也蓋以今之小人倚璫犹不如宋之小人倚荆國耳故為三案之

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銖黍之義一倚璫而盡沒是故今之君子為易辨也若夫篤學貞志正骨孤情霜清電明霆決颺烈即漢膺密未有能如楊公左公者矣三案之立義始于挺擊中于紅丸終于移官此以楊公左公為後勁三案之承禍始于移官而挺擊紅丸以類而求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為權輿流覽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建于楊公左公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楊公別有傳左公名光斗以生之辰月宿斗故以名字共之別號浮丘又曰滄嶼生時赤光滿屋九歲能

屬文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公父碧衢先生嘗語人曰
吾祖難當公以佐唐命封王爵世祀于汪長二公自國
初繇汪徙桐活桐人無筭而近則吾大父及吾父並多
隱德宜有顯者其在是見乎年二十六庚子舉於鄉又
八年丁未成進士兩舉皆第十一人天下甚誦其文授
官中書舍人久之擢監察御史入臺蹇諤有聲尋奉命
視屯公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
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將無食乃力
請屯田又請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為殿最使人自

為屯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制餼詔俱報
可于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鍾季年倍之鄒公南
臯道見之嘆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
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猶扶桑
也而今畝棲若此嗟乎當是時神皇帝不豫璫劉朝寺
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公封還不啓曰天地皆殿
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
去已又糾巨璫陳登奪子粒為屯蠹當按一時咋舌曰
真御史真御史云七何改督學政獎才絕蹊倣古弓箭

社遺意教士習射士皆能挽強于是以爭移官聲大著
遷大理寺丞尋晉少卿又晉左遷都御史履虎得噬以
及于難云公有深識是其力所由生也嘗言元祐去亂
法不去亂人此為大錯又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
失易救人失難回又言近見官府鈎連魍魎晝現以宵
小託婦寺以婦寺釀夷狄凝陰感召大亂日生原其本
來皆由濊濁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凡此教言悉徵學
問知其擊奸琅、非由氣激者矣生某年月日卒某年
月日先後娶某、子姓男女具詳家乘云

黃子澄先生墓田疏文 宋 楸澄

夫道生天地聖人脩道于身為兩間之陶冶非特嚴其
父而慈其母故堯舜孔子無名亦與天為一者爾下之
或履堂與而成君子或率本來而成節士蓋任五行之
偏行五倫之一于是上及星辰下抵河嶽紛然相等教
矣若夫志士豔閨或激于恩仇或溺于情欲挽日飛霜
移山改物譬之子庶執偏強父母以不聽而莫之禁止
者父母中和之心慈而子庶執偏之心誠也况乎任其
偏以行其倫造化犹將避之孰敢較量哉當高皇帝鼎

湖之日黃先生首發晁錯削國之議用開文皇靖難之
臨及義旗南向自竄于吳將航海外邦甘心不逞跡其
行事信迂遠不情所謂動稱古人而行不掩言者也其
亦狂者之儔欤然當其忼慨就戮真有薄天地而取鬼
神之心使其偷生惜死少能委蛇于文皇其罷遇功業
豈下于李楊諸君哉嗟乎妻子牽裾干矛繫頸思威亂
前利祿眩念有能事死如生食焉不避浩然之氣信上
可以無愧于九天下可以無愧于九地矣先生就執于
吳之日二子匿于民間已而婁中武臣執之以獻文皇

帝赦不問至仁宗世始得携喪瘞于吳中某山今皇上
即位之四年其孫與鄰人爭墓訟于縣：尹申君令吏
視墓吏至適霹靂擊其墓忽裂吏驚告尹：至墓令人
從裂地掘下得碣石乃啓于憲副：公開府：公遂請
于朝建廟于府城隍之左春秋兩祀焉夫武王伐紂夷
齊切諫而武不以是貶王故文皇帝曰子澄在雖朕將
庸今天子賜祠之意與文皇帝寬仁之言有不合轍于
武王者乎竊嘗論之先生之死于建文足以蓋開闢之
非于文皇足以抗征誅之義其精靈英爽千載如生是

以數百年之後猶能為雷霆風雨之祥其與子胥屈原
 之怒濤何異乎昔衛鞅之難夫子不以死非其道罪仲
 由則死于建文者又烏得深罪之也噫先生雖不得與
 于中和其亦秉五行之偏以行五倫之一者乎計祠墓
 所需終歲不過二頃之人凡我衣冠惟力所能惟願所
 樂不惜捐貲助其營費庶司福者因有業而守固受享
 者因有守而神寧既不煩天子之詔令亦興起百世之
 人心誠君子所樂聞而世道之急務也用列其所由如
 左

李世然劉道荆奉素石祠

名將

沈紫江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儀衛其先臨淮人也自諱葆者高皇帝時
 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
 忠調奉儀衛景泰間遷奉儀衛于貴縣于是沈氏家貴
 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

編輯

以教百年之後猶能為雷霆風雨之祥其與子胥屈原之怒濤何異乎昔衛輒之難夫子不以死非其道罪仲由則死于建文者又烏得深罪之也噫先生雖不得與于中和其亦秉五行之偏以行五倫之一者乎計祠墓所需終歲不過二頃之人凡我衣冠惟力所能惟願所樂不惜捐貲助其營費庶司福者因有業而守固受享者因有守而神寧既不煩天子之詔令亦興起百世之人心誠君子所樂聞而世道之急務也用列其所由如左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三十七

名將

沈紫江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儀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儀衛景泰間遷奉儀衛于貴縣于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

河

使娶于鮑生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々雄膽畧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封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鹵多礪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

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田叅將七年剿落春首鹵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叅將帶鏢佩弩箐箭聯絡環廣右為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搭庫無月不有廓清為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江右最勁喜人怒獸籲党鬪讐無歲不有鈐轄為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緝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

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積其牙
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典烏合情狀各異攻心
之典奪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
之所以殲淶里也土酋慮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
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懷縛
三層馬峽火黃馬輦七山曇應諸谿峒凡五十餘所獲
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繼之凡
數十人首函積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
為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射敵不得先

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勦寢其八巢未嘗妄殺是以
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于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
以配于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為都督僉事總
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鹵大入邊召天下
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于宣大遂總兵江淮
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為叅將嘗奏言于朝曰狼兵
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為賊而狼死不敢為賊者非狼兵
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
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

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彛治彛之策可使猺獞皆為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相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于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為將其奇策遠筭世亦不能盡知然世獨

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撫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思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挾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叅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遊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于公曰古之為將者批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為瑩窳卧而飲酒此澤自放者之所為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為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頰色挺刀一

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譔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
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
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于臨敵應機腹乘裏谿谷飛箝網
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諄公曰吾諄賊耳非諄人也知
公考以為然配帥夫人子長三學有父風其次覺次黃俱業
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淶里北
睇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囊所揮戈斬級處異
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
立功之臣則或為之象初連山象鐵山于其墓以旌其

烈于不朽公平諸徭清廣右徭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
子方且鞭撻四裔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郡
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而傳不及遠無于自見于世則于法宜得銘昔朱子有是言而奕之先人不幸踐之突為此悞願先生有以貽之以蓋其不孝噫何言之悲也是用叙次其事韓氏系出魏國忠獻王故安陽

始家于杭徙于蘇高祖

至君遂為蘇人君之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而曰某者其考也妣唐氏君諱某字復陽少孤奉母以孝聞于鄉里人以能子稱之力學好古尤精于醫家之說為人治疾由江而達于淮周遊貴人長者之門所全活甚眾所至必求當世人物魁偉特達有才藝者承其下風即庸

衆無所取長雖富貴人以富貴視之不屬意也淮陰龔璠遂昌鄭元祐在吳中為士林之望獨折行輩與君款洽四方來者問吳中士兩人者以君為稱首于是人知君之于醫蓋寓也元之始亂張士誠據蘇州恐衆不附大結人心引士類為己用或強起君君固以母老辭母亦遽曰是不可起也藉令富貴如汝家世何訖不就退然以奉親教子為務年五十在母旁依依若孺子居園城中食飲必適母常怡上無不堪意疾厲其子奕曰善事吾母吾負何婆矣遂以洪武四年某月日卒以是年

六月日葬春秋五十有四娶唐氏先卒子一人女一人女亦先卒子即奕也其孫曰貽君為人性剛而色溫見人有善欣然動眉頰有過則面頰之人始若不堪若不堪而心卒愧服嘗論醫以為醫之為術與儒者之學皆出古至人而後世粗工皆庸妄去聖人遠甚以庸妄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資于儒宜其失之者多矣吾所以求賢豪之士意必有隱者焉及君得烏傷朱彥修所著格致論推本黃帝靈樞素問以為說犁然當于心時彥修沒已數歲吾廼命奕從其門人盡受其術奕

讀書未嘗識余其于不斐之辭何取乎而欲寄重焉余覩君之在吳雖不有位為公卿為大夫其平生砥礪自可為縉紳學者稱道公卿大夫用事者一時若甚炳烈苟怵于利害臨變故俯就折辱身殞名滅雖鄙夫賤人皆得唾詈焉其得失相去為何如也故君子之可貴者甚于爵祿矣奕也何患其不傳哉乃銘曰有相之術不用于國用之靡疾遭世大擾不屈于暴處之有道孝思孔樂奚不可作迓乎元宅則有子是若

顧雲屋墓銘 趙搗謙

大明洪武十有五年九月初六雲屋先生卒于鄞之定
海崇丘鄉其伴馮安來赴古則典吳剛陳鑄哭于陳慎家
且召方暹會哭明日鄭相張徑駱誠來予于陳氏又哭
十二日古則率慎暹走鄞致奠賻既而其孤覲衰經拜
泣以墓誌為請義有弗可得辭遂求譜牒及所藏書于
其家得于其家誥命三通以知其曾祖考之所自得
玉山名勝集十卷春夜樂唱和一軸以知其家世貴盛
之由得友誼卷二軸以感其好賢尚義之篤得游剡贈
言靜得齋鶴夢詩文各一巨軸以感其雅性逸情之寔

皆名卿韻士仙翁佛氏一時之選者凡三百餘人其不
在軸帙而散積于几格間者不與噫何好奇博學樂道
人善之如是哉夫處富貴而不驕不淫居貧賤而不瀆
不辱非知道而孰能若此是宜銘遂序而銘之先生姓
顧氏名園字仲園雲屋其別號也其先吳縣崑山望族
曾祖諱文儒贈某提管祖諱文顯武備提將軍上海等
處海道運糧千戶贈萬戶侯考某妣盛氏贈大興縣君
先生生而聰達勇銳有遠志不羈讀書一過即記不忘
然好武不顯于學年十九北遊燕都出入王侯將相門

畫則相與馳馬擊劍射博取勝夜則即舍兀坐一室開
 百氏諸史觀書法名畫有得然後已凡三往返乃得朝
 命襲父爵為千戶侯所歷有績未幾遭時弗寧南北阻
 困卜居定海^蓋樂其山水之勝也遂戲門謝^世事痛刮
 去舊事^習絕嗜慾刻志文藝卒以善屈名于世不喜作詩
 然時出一聯半篇輒清竒駭人其畫尤為世所貴尚識
 者以為不減虎頭筆法改物以來恣游勤越山水間不
 妄交接嘗有權貴人欲一見之時夜將半遽^趨踰走避好
 遇貧濟急而未嘗取受毫末于人性剛直或折人過失

而人服之卒時年六十二先妻姑蘇應氏再娶杭之陸
 氏一子觀陸出也觀將以某月日葬^之地未兆謀買山
 于崇丘鄉顧魯之原謀既協而貨未辦馮安將謀諸與
 先生交游者古則曰可俾成之銘曰少而勇^于武壯
 而仕^于乃阻克奮于學師厥古德施不昌以昌其畫

劉允中墓表 解縉

劉守中河間人宋末陷于金口天下重其醫術稱劉河
 間而不名其醫上與長沙相接下與鄆城為宗鄆城得
 麻知幾為作儒門事親書能發明河間之旨世皆喜傳

之予嘗過郾城求其遺跡訪其士人咸謂知幾能文然不甚知醫故其書多遺獨劉河間自能著書若宣明直格之類行于世者甚多然又皆非其奧也其子孫後遷江南必有得其傳者予因記少時聞吾縣先輩劉君允中有河間秘書從其子彥升所借讀而嘆之曰吾固謂河間當有秘書嘻其是矣日升泣然以泣曰先子之所屬也系本河間而莫詳其世數矣予以質之家居曰曰有之初允中之祖芳茂自河間徙居江州宋季達泉梁先生以醫遊江州義同倫合典俱歸吉水焉芳茂生德

榮生允中子七人允中其季也淳厚寡言恪然忠信撫孤濟貧不為德色至元中為吉水醫學教授壬辰之亂遇賊于鄉刃既及之有數人大呼而前曰是真善人何可殺也得免所至盜不忍害論其學行蓋無愧于河間者也予竊識之允中入國朝醫術尤振治無不愈不獲迎至以為枉死連郡人敬信之車輿騎從常絡繹不以早夜絕其門尤通習地理百家之言不自炫耀退然若不勝與人言如恐傷之生延祐甲寅十一月二十六日沒以洪武癸亥四月八日配李氏子方升醫有名江

淮間先卒繼李氏有家法亦習于醫善訓戒其子文升復升日升其季也君沒時尚少能自力于學後二十三年以書遠入翰林始克狀其行請于予曰知先人莫若君先大夫先大夫已矣得聞論說宜莫如君余往年嘗欲輯次允中父子所治其病異效事繼太史淳于倉公傳因循弗果為今亦未暇細也姑述其所聞大畧為之銘曰昔在間河卓哉守真著書傳術千載一人孫在江南書傳允中謂藥非^補主而惟主^攻去病而已百發百中譬之用兵豈必持重我欲傳之著其治功後有作者其

書可宗

沈學士墓表 楊士奇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為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為諮議叅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敦雅寔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跋萬里處患難其中

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以公文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于家塾為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為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為編修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時方制勅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為上所愛

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方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嘗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典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于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執耳為文章尚興致平淡雅則不為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

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婦焚黃賜鈔給驛傳宣宗黃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听公事親孝與弟梨友爱相薦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為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々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独自守未嘗輕造門或邀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消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襟列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

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脩然所作詩文有滇南橐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橐藏于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病犹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上遣礼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墓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諱中書舍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盖哭之慟于是聚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哀朽而忘情老友哉敬

為之表

陳思孝墓銘楊士奇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篆籀最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往^進上折屈之稠人廣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眎不可耐思孝怡然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戾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

孝道許氏說媿^心皆由^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心歛鋒鐔不復自矜大思孝教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寔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于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焉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厓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代^其人十率中七八其收蓄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寬

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為江西按察使以嚴憚屬吏獨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遂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朝廷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厭倦意又十年給告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其為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肯陰阿假借雖屢以是名怨不悔雖貧薄而勇于為義曰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入閩家福唐之王融數世徙

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思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友仲達洪武中歷宜陽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母某氏其配高氏先卒其子男二中專同甫女一嫁丘汝中孫男一維楨女四思孝所用心六書今得其所傳者吏部郎中盱江程南雲于是中專奉史官陳叔剛所具狀介南雲求余為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思孝義不可辭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籍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存邈趨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鶩草真傳葩逐葉失本根唐永復古稽前聞後有

作者承餘熏思孝之作沂探源竒跡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霍風雨奔交金屈鐵雕瑛璫雄渾傑特時絕倫大書深刻盤繡雲鳴呼思孝今九原有燁其著垂不刊

琴樂先生墓誌銘 岳正

琴樂先生年五十有八當景泰六年十二月九日卒于家其嗣子前戶部主事延津典史琮卜城于京城東南八里許高村里原將以其月十有九日禮而窆之其子壻中書舍人江容宗海買石以誌其墓其表姪翰林編

脩童緣大章狀其生平以來刻辭于予二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曰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恠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先生時為五官司曆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二者不必可易而活者不能不変故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変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変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欤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典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仁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

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挫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々必以先生為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蓋以服先生之高識矣既又自念漢志五星東井之聚不能避高允所陋身為史官天文家不可不一知之也方園就先生而學其所能不意先生竟失官屏居予亦不幸丁倚廬之禍不獲朝夕以亟見承教嗚呼今以銘先生之墓其奚忍也耶先生姓王諱義字孟宜自樂號琴先生世為吳人高祖某曾祖某祖茂華皆居杭不仕考文誠妣斯氏先生永樂中行役京師受廛赤縣為大興人

正統己未徵諫欽天監丁卯拜官庚午受襲典進階修
職卽辛未而失之配張氏允宜厥家嗣子一卽主事琮
女一壻中書舍人容也先生為人謹飭典雅詩古能好琴
瑟每焚香撫弄脩然有塵外之想然不善與時俯仰竟
為邏者所中而失官云銘曰京城東南高村里原崇四
尺者先生之墳告德來世刻我銘文

元故成全卽江浙官醫提舉恒齋葛先生墓表祝允
士抱賦穎粹砥行修業綜古聖人經術固將以自效達
志用時兼濟上下流華于方來也或世代戾契既不

能用于是背廷闕面林臯吾志已矣然而澤物之仁函
乎中活世之方寓乎手緬觀斯人有病心惻乃有智者
舉而試之雖地隘施小吾且應之亦有以奔志成效不
孤天稟為數永身後則独非君子之心哉是亦君子之
道也采蘇瀕訖奇傑之士散落草莽者何限吾御尤衆
其捐出効用于勝國雖百售一二固称于時以貶于後
不可誣也若葛提舉先生其最也先生業行與其蹈履
有黃文獻公晉卿誌墓之文其商孫悻比治飭遺冢以文
在幽不得外暴雖人多憲傳錄固不普因斷穹石揭其

前特請余屬詞刻其上因撮黃志大畧為之叙云先生諱應雷字震甫別號恒齋世平江人大父曰宣義即思恭父曰進義校尉從豫先生私受周禮于李父某為舉業成而宋亡無所用之進義故儒者而學多能通九流百家醫尤工先生既無意干祿儒業之外遂專治父所遺醫法黃帝樞素諸篇搜抉研核無餘力自得甚深以謂當世所謂醫者株守近代意見論批病方如檢畫一絕不識原委誠異古法乃推運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藏府虛寔而合諸經絡氣血之流注于

是疾病之候死生之期無能逃焉從而立方法為之湯液砭炳自不能雷同他人竒效乃著敬華日騰焉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中州李某推醫名嘗治其父疾亦致先生決之先生為之語云云李父子驚相顧為南方乃亦有斯人乎因盡發藏書河間潔右諸說共討尋凡先生之語無弗諧合去益以其道行南方之醫始能言劉張法者先生啟之也先生嘗謂守真若子和當女真強盛時人氣勁悍故宜多用宣泄逮其兵饑衰殘之餘民瘁氣困于是潔古典李明之輩乃加以補益此其下

工也宋既抄本醫多襲日見務守護不能為攻伐是謂
養病非治病此由不知醫當視時世盛衰不知變通也
故所著書曰醫學會同凡二十卷大旨類如此于時近
遠病家乞治無曠日幣馬塞門大夫士內交益衆皆敬
禮推譽大德十年遂被薦授平江路醫學教授先生亦
不辭為之治田疇嚴祀教育其徒往去為善醫無幾
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進舉階自醫愈即
至成全即延祐之某年也至治二年以內艱歸執喪過
毀竟不久卒于家三年正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其子

乾孫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葬之于吳縣至德
鄉望堡墩先域之次乾孫字可久其學得先生而發之
益竒取績轉神異世傳不衰吳中視為文獻家自先生
世乃至悻

系之曰士惟無

所可見之或無本抑淺局故其所及名寔廣狹以之
有如先生剴心群經且將用周公之典以輔斯世既不
果退用其餘以被物亦取十全功蓋亦上古聖人之秘
其震于時而引于後何如也黃公謂先生既棄去時業
更以詩授乾孫又云先生質和粹識明量達外嚴內寬

孝友薦于家而惠賑澤在閭里然則先生誠德人偉文
丈夫文獻重吾邦之人世當重之豈独其子孫恭慎乎
丘樹而已也

沈斋明墓銘誌 史明古

沈先生吳人也性嗜學于書無所不讀尤長于易及老
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縱橫鈎貫汜濫浸漬大得也其性
靜其志專其行潔性靜故居四道通五達之達望其門悄
然履其庭寂然上其堂間如在山澤也志專故自壯至
老守道弥篤不惑志于富貴不改節于貧賤不吝情于

去就其介然之分確乎不移也行潔故一介之利不以
取諸人一力之後不以煩諸人人請教子弟則往請典
燕游則未嘗往也其見先生者不與之言先生終日不
言典之言則世道之升降物理之變遷人事之得失若
決江疏之河而注之海滔：汨：莫有終極也中歲常用
薦者言起試禮部一不利即歸杜門不復肯出市人罕
識之惟鄉先生少詹事劉文恭太僕少卿李貞伯南安
守汝行敏陳留令王抑夫布衣杜用嘉賀美之時典交
往初先生遇秦僧弘慈濟授祿命及飛白祕術其書不

肯示人間典一二知者衍其說自以為天下之人莫能
逾其祿命曰格局格之數三百有六十局之數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格有相同局人人異且世運無窮造化迭
變前乎甲子之一周後乎甲子之一周其間干支雖同
寿夭富貴貧賤不同也而今之術者以一定之說槩之
宜其不驗矣余之所謂八字者元會運世年月日時也
非世人所為八字也曰五星自唐一行創為十三家之
言其應各有時在唐為歷象在五代為輓轡在宋為殿
駕南渡為喬輿在元為取律在 國朝為空寔往者如

彼來者可知也其飛白曰定位曰飛流曰直殿曰交會
得此失彼未為全利也若吉凶參焉則以其要者為用
舍之所行惟紹興數即定位耳其三若無聞焉此其大
較也其它因事徵驗觸類引論更千數百條辭多不能
盡紀弘治六年先生年七十七正旦忽謂妻子曰吾將
死矣問其故不答至三月尽焚所秘書囊其灰投橫澤
水中五月病作預剋死曰我必以乙卯日寅時死既
而果然先生諱誠字希明父諱彥中母某氏初娶周氏
生一子曰孟母子皆前死再娶丘氏生二子曰雍曰泰

以某年月日墓先生于太平御梅家灣先塋其門人都
 穆哀師之道不行恐死遂泯滅無聞買石請銘于史鑑
 二最為知先生且教接其言論者也銘曰衡門卑棲其
 蓄不訾从者如雲唐徃實歸先生已矣人誰將謔太虛
 冥亡不死者神招之或來莫聞其言我銘無愧以告後
 人

劉節

節君名差信之世貞

童叟諱文字簡甫後以字行其先自問從而為吾吳之
 長洲人趙宋時已負善書名其工鐫刻而叟之大父景

父浩尤著至叟則益著叟生而美鬚眉善談笑動止標
 舉有儒者風寧庶人國豫章慕叟能而羅致印中典故
 知名士唐伯虎謝思忠偕伯虎覺其意陽清狂不慧以
 免而庶人卒謀反扶叟典思忠從行謀脫身不得至中
 道乃尽出所賜金帛予守者死之夜分偕跳宵行亂軍
 中幾死者數矣裸袒二千里而歸謁其父相抱哭時叟
 年僅三十自是其執益高訾亦小裕蓋又十年而復游
 豫章時朱印諸王孫故亡恙素聞叟名爭延致為上客
 叟飲醉間游庶人故宫徙倚嘆息歌黍離之章作羊曇

以某年月日墓先生于太平御梅家灣先塋其門人都
穆哀師之道不行恐死遂泯滅無聞買石請銘于史鑑
二最為知先生且教接其言論者也銘曰衡門卑棲其
蓄不訾从者如雲虛往實歸先生已矣人誰將謔太虛
冥亡不死者神招之或來莫聞其言我銘無愧以告後
人

章箕谷墓誌銘

王世貞

章叟諱文字簡甫後以字行其先自閩徙而為吾吳之
長洲人趙宋時已負善書名兼工鐫刻而叟之大父景

父浩尤著至叟則益著叟生而美鬚眉善談笑動止標
舉有儒者風寧庶人困豫章慕叟能而羅致印中典故
知名士唐伯虎謝思忠偕伯虎覺其意陽清狂不慧以
免而庶人卒謀反挾叟典思忠從行謀脫身不得至中
道乃尽出所賜金帛予守者死之夜分偕跳宵行亂軍
中幾死者數矣裸袒二千里而歸謁其父相抱哭時叟
年僅三十自是其執益高訾亦小裕蓋又十年而復游
豫章時朱印諸王孫故亡恙素聞叟名爭延致為上客
叟飲醉間游庶人故宫徙倚嘆息歌黍離之章作羊曇

238

慟而後返吾郡文待詔徵仲名書家也而所書石非叟刻不快待詔每日吾不能為鐘成侯戴居士手自登石章生非吾茅紹之耶紹之者趙文敏客也而是時祝京兆希哲王太學履吉陳太學復甫彭徵士孔嘉也也有所書亦必屬之叟：他所摹刻華氏真賞齋帖陸氏懷素自叙孫氏太清樓右軍十七帖其能奪古人精魄如生動即榻者贗古得善價而其人莫辨也即歲中倭亡修塚墓好者叟日以困而故分宜相欲登肅帝所賜制書劄諭于石而聘叟往留相即四歲所而後歸分宜敗即

客毋得免者於叟畧不濡人謂叟善為客往客寧庶人不死今客分宜相復不濡叟笑曰吾嚮者以智免今者以廉免叟性好客雖一室亦必潔治度閣圖籍彙鼎之屬客至相與摩娑盤礴嘆賞小時則呼茗匕已呼酒匕至命諸士大夫如待詔輩磬折而入委菴不避也叟好客且時時從博徒游所得訾随手散尽至卒而不能具喪禮其明年仲子藻為人傭書強自力以倡其伯季墓叟于武丘鄉米字圩祖塋蓋萬曆甲戌之三月也翁以弘治辛亥生得壽八十又二娶劉氏側室周氏子三人

草娶朱氏藻娶周氏芝娶沈氏女三人嫁吳銓高某孫
枝孫男女共若干人叟不欲自名其書而楷法絕類待
詔嘗為待詔書三乞休草家弟以為待詔也示藻而後
知之三子皆能習叟業藻于書尤精客吾家以蓋莖之
十年而始謁余誌且銘之狀草自錢處士元治銘曰跡
乎藝心乎士食乎徵仲氏何以不朽惟藻意元美為之
銘且誌

曠身山墓銘 卸元標

元某体甚孱所至必訪名醫癸未而得身山瞻君于都

下甚神奇又最後而得梅坡吳子庸崗周子思蘭易子
吳爰州人余相国客周濟寧人張相国客易臨江人趙
蘭谿客三君皆有醫書行世然各有勝負易以脉勝方
則苦踈盪吳主補周主涼隨時調劑不拘一方独身山
君勝然君不典一時諸庸醫角短長通靈樞太素玉笈
等書聞奧隨嚮輒應諸庸醫跼蹐謝主而去君從容談
笑立使人有起色庸醫以為不难收功奏效者君曰不
然後竟不然如此類者甚衆多不可紀太守汪公習君
延為九邑諸醫師君嘗頌盛語曰彼以不專之心欲竟

明文海
卷之三
三
不傳之術良難遂退老于鄉享年七十一而卒叅知劉
公曰君不但以術勝至與人忠信臨事試大体絕不為
兒子媿阿俗媚態少因偕弟治舉子業既從醫而繼弟
學弟學成而夫不勝哀悼孝友有足傳者俾君不得竟
其施可惜矣君曾拜太醫院吏目所著有家抄便方二
書刻滇園中君存予倚君為生君亡予欲以身寄命于
天故思君而為之銘曰古之至人隱于醫者其跡多
神奇君精爽或不止于斯予終不得而測君之涯知已
寥々敬勒短辭以寄予悲君知乎不知

明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研山顧先生墓誌

銘 陳所蘊

歲萬曆戊子顧廷評研山先生卒其孤九尊等貧不能
舉窀穸越三載始克襄大事圖所以不朽先生者而以
朱文學季則狀來徵銘嗟乎仲宣告殂子建表德孝若
云亡安仁遜行銘惡可辭哉先生姓顧氏諱從義字汝
和松之上海人也顧氏自典于時既望于東吳元末有
友寔公者居邑淞宅里後徙邑治四傳而廣南守英起
家明經拜二千石顧氏文獻始此矣子澄蒙故業家益

阜昌澄子二長東川公定芳官御醫次上川公世芳官署正其后御醫以伯子從禮貴贈光祿少卿配李贈宜人寔先生之自出而署正之得階儒林郎與配周之為太安人則以先生為所後贈封皆以先生貴也先生而端重聰明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頽不喜博士家訓詰語喜戰國先秦諸書晉魏開元以前諸大家詞賦及古斯邈篆籀文日坐烏皮几伏讀而摹畫之遂以筆札擅長蓋自天性矣會先生父兄宦京師遂為太學生歲庚戌有詔六館士端行善書者入直文華殿先生首應

詔故事殿直選率從中貴人第甲乙中貴人第責金錢多寡為殿最不復校藝工拙人皆以資進而是役也肅皇帝寔稱制決馬御筆署為第五授試中書舍人蓋異數也當是時殿直諸郎多賈人子袷服怒馬鳴騶呵導揚得意甚不知所課何業先生抑首受策供事惟謹故衣羸馬恂書生耳已奉使留都便道歸省適上川公捐館舍遂以憂解官時上川公業已舉子從周先生後公自若公故多藏比歿而周安人搯家柄無所分子僅提空言執三年喪知交或有後言先生第擗踊號慟

而已開府曹公某雅集先生行部至縣謂令劉曰吾聞
願舍人貧甚為人後而不能名其父一錢令奈何不為
持平令出函語先生將收其家監問狀先生避席對曰
先君子故無餘貲即有之始念不及此且從義幸得以
文墨侍天子俸入足自給即貧未至填溝壑奈何以此
傷太安人心願明公毋復出口異日猶可見先君子地
下令乃止不窮竟也而開府公聞之亦多先生長者矣
除服還守故官肅皇帝坐西齋宮孝甘泉宣室故事祠
祀上清太乙諸神祝詞不領于祠官特令儒臣撰青詞

舍人執筆書簡策諸舍人以為華惟是制誥兩房以給
事輔臣故得與選殿中舍人体稍卑不得與而先生獨
為肅皇帝簡任即日召入西內典兩房諸舍人同直齋
宮先生既入直益勤敏不懈旦夕含毫搦管非賜休沐
不出也而書法精工尤稱上意一時金泥玉檢文畫出
先生手數被罷賚踰于諸舍人無何穆皇帝即天子位
以久次遷大理評事時禮官請祀天下岳瀆則以先生
陪祀海岱先生為趣治裝登泰山日觀峰觀日出臨海
而嘆秦皇漢武之愚曰惡觀所謂海中三神山畫幻妄

耳已于是事而竣則下榻白雲樓與李于鱗相唱和遂遡
洙泗上鄒嶧山過故闕里為低徊不忍去者久之比以
便道歸里中則與太安人喪會復以憂解官先生久官
減父產居然食貧獨其所以治太安人喪一與弟從周
等不以貧因為解人復謂從周私太安人貧者先生笑
曰不佞利金錢為人後當籍手開府公矣聞者韙之先
生之撫從周備極友愛門外事悉以身任不令有支禦
憂從周卒而所遺孽子起從方在襁褓人皆為起危賴先
生護持謹幸而有立此其故即起不能知惟先生亦不

欲令起知也服除復守故官會今上登極奉璽書詔諭
滇南滇帥沐黔國以百金為先生壽先生謝曰陸賈使
尉他受他千金裝心為以為辱國從義即不肖何敢效賈尤
以王命為市却不受既報命嘆曰予幸得以薄技載筆
三朝日請俸邑餐錢尺寸無所報稱三奉使節馳驅齊
魯吳越荆楚滇蜀之郊予倦游矣仕官不止車生耳予
其歸乎遂上書乞骸骨優詔許焉先生即日解進賢冠挂
春明門服山人之服而歸是時光祿汝由仲兄鴻臚汝
修業先致政歸先生歸而家自為社相從杖屨飲酒賦

詩先是潘恭定公與弟比部別駕光祿先後歸稱潘氏
四老至是以人先生并光祿鴻臚而三為碩氏三老矣
先生故與徐少師有連先生絕口不道或以居間請必
峻謝却之已少師公歸而有修故恠者嗾直指監司齟
齟公里中群不逞遂以徐氏戚為奇貨挾取金錢而郡
邑有司有所承望狀牒非連徐氏戚置弗署以故里中
爭訟往之藉先生名速先生于訟先生時之囚服對簿
當事者欲螫先生以希上旨陵誣詈無所不至出則
諸惡少手磚石隨其後且擲且詬先生自若也第問平

頭奴猿鶴無恙責園丁樹梅種菊耳語在朱太學邦憲
二記中皆寔錄也先生典文交落：莫：不作囁嚅態
久而不忘平生有故人某子甲麗重辟先生以廣柳車
載其子出都門變姓名俱歸里中為築丙舍居之比之
魯朱家云先生薦志慕古又精賞鑑所蓄鼎彝罍甌
鐵壁刀劍匣盤皆三代以前物書法名畫非妙絕神品
不居恒好購古帖善本得即摹勒上石無論淳化定
武膾炙人間即硯旁小品好事者亦購之如吉光片羽
矣先生性尤好石嘗得米元章硯山而宝之遂以硯山

為別號復購梧臺泗濱諸恠石列盆中為小山。隙樹
松柏楠柚并閭已且諸種高不盈尺而扶疏偃仰居然
有千霄薄雲勢先生日娑娑其間手自盥濯以為樂性
尤巧慧衣履綦帶每以己意緣飾古制為之嘗製癭匏
石竹芝五冠吳門王百谷為作五冠贊又以筇湘粵衛
曲竹為杖為几為簪為如意為鈎并其身而六為六君
子則四明沈嘉則傳之里中少年浮慕先生名每一製
出輒爭相倣倣然終不能及也居恒好客。自遠方來
望先生如赴家歲入不足則典裘帶稱貸子錢家而家

故勤織絰織布美有蘭花菱花紫花天水碧諸名類是
有以佐客驩客日益進而先生之聞譽亦日益起矣先
生善稱詩。法陶韋所著有荆溪唱和重游荆溪稿滇
南使集藏于家至于書法小楷逼鍾尚書行草在右軍
大令父子間徑尺大家則入顏常山趙承旨先生冲
。夷蘊藉恬讓。瞻和驟而迫之而不得其疾言遽色以
而察之而不得其情容厭心橫逆加之而不驚權貴迓
之而不昵博物似張茂先陸沈類東方曼倩淳謹孝友
不減萬石君郊羨門而奇癖嗜則稽叔夜阮遥集其人

矣若先生者可于今人中求之哉而今已矣先生生于嘉靖癸未四月八日卒于萬曆戊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朱氏封孺人男三長九渚側室丁出娶喬氏次九防側室黃出娶子女次九逸側室蕭出娶朱氏女三長適楊舉人繼美先生姊妹也先生以姊早寡育而嫁之者今其遺孤尚蒙顧姓次受孫士彥胡夢龍聘者皆天銘曰世道交喪風雅亦傾時挽時振厥惟先生既有內美亦脩修能人不厭舊是曰型典芥如堂如言二佳城過而式者服此德馨

盛溪綠生誌 胡胤嘉

吾鄉呂水山先生通博異才微及執事率爾造極書法精勁在二令之間盡無塵埃氣余嘗得其所寫雙柑圖枝葉扶映生氣可摘性好與成人材凡有片長引接不倦盛世者安溪人也避仇居先生前廡下盛故工寫照及神像佛像以綉齒頰先生諦視之殊有思理一日懸子昭四時圖于堂促盛至曰子能捉筆乎盛素有膽智又心屈服先生不敢還漫應曰諾鍵戶臨染三日始成先生掀髯曰予可教也遂典語山水去就曲折草木舒

結芊綿之致盛大悟筆法頓上高壘截雲層陵新霧展
拓得勢由是摹東村無不東村矣摹徵仲無不徵仲矣
第其自布一局自出一意則亦為其溪綠者而已一日
典余飯卓仲昌齋中是年適其六十誕期余戲謂盛君
長松大椿子所自有余何以壽子盛立庭下飲泣哀咽
若不自勝余恠駭之拭涕言曰余哭吾母也世生匝歲
痘疹熾然累著面目腫如覆盂母苗日夜舐吮一目
復開六十年留偏明于人間見日月光不至懵懵作死
人者皆吾母涕唾餘也母亡矣雖有目視之不見矣世

何以報吾母子能言憐而忘其痛世死且不朽何以壽
為余感然許之世為人直蕙無粉藻胸腹所欲言落七
候間若吐矣君行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自矢道拾遺
金必還其人分典勿許也瓶無常粟需十指為活然見
人窮迫如刺心肺袖中一錢兩錢不爾即為解衣務期
必濟魚難割之色六歲就外傳善占對筆娘：輒作人
物形祖鶴亭鍾愛之十歲祖亡父龍橋不問生產又為
同役者欺弄家日消落十四而父母沒相繼不聊生矣
夫耕于前婦播于後擔薪績麻襍作繼之僅足自立隣

有怨家徙居唐西即所稱呂先生廡下得授^畫屈者也其
^畫屈老益精進前輩名筆無不心摹手追于戴文進更覓
有微合處余嘗與之言曰屈山水不必盡似山水不似
而似曖曖斐亶子瞻所謂得其意思所在是也畫山水
而畫似山水畫草木而屈似草木中有不相似者矣屈
之不可不似者莫如^形行象頽長康之益頰上三毫傳神
正在阿堵則其神明感會亦不在舉體皆似矣子能為
似不能為不似子亦不可解也余性愛丘壑穹崖極巔
忘其疲曳當其独應無人之野浩然而吟神散氣開詩

即無形之丘壑也居苦煨塵張綃素以映托坐卧觀玩
不覺自往畫又無^散之詩也由有形而無形有^散而無
^散遁轉而^散矣宗少文豈真倦游人哉亦曰暢神而已
神超理得又何必稱履底杖頭乃具濟勝耶畫不必其
似愛不必其有此有進于屈與游者也子于此悟入可
矣君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日今萬曆庚戌得年六十有
一婦沈氏同其甘苦者魚子果羸之負為子生孫男一
甫四歲初為錢塘安溪人今為仁和塘西人溪錄其別
號也

